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



# 象牙戒指

庐 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

# 象牙戒指

庐 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牙戒指/庐隐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

ISBN 978-7-02-007196-8

I. 象… II. 庐… III. 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2224号

责任编辑:刘伟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张文芳

**象牙戒指**

庐隐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23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3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7196-8 定价1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在一般意义上讲，中篇小说通常是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它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对于中文作品来说，人们一般将三到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叫作中篇小说。

在英文中，长篇小说称为 novel，短篇小说为 short story，各自拥有独立的称谓，而中篇则是 novelette，是一个在词义上具有依附性的衍生词，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小于长篇小说。这表明中篇小说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其创作的产生而逐渐清晰的。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之后陆续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憩园》等优秀的中篇作品。这种影响一直接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篇小说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近三十年文学的高端水平。

篇幅与内容含量的适中，既便于艺术操作又易于阅读传播的优势，使得中篇小说很快能在读者中产生影响。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择1919—1949年间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经典作品，既从源头展示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也为读者的阅读和收藏提供一个精良的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盛夏里的天气，烈火般的阳光，扫尽清晨晶莹的露珠，统御着宇宙，一直到黄昏后，这是怎样沉重闷人的时光啊！人们在这种的压迫下，懒洋洋的像是失去了活跃的生命力，尤其午后那更是可怕的蒸闷；马路上躺着的小石块，发出孜孜的响声，和炙人脚心的灼热。

在这个时候，那所小园子里垂了头的蝴蝶兰，和带着醺醉的红色的小玫瑰，都为了那吓人的光和热，露出倦怠的姿态来，只有那些深藏叶蔓中的金银藤，却开得十分茂盛。当一阵夏天的闷风，从那里穿过时，便把那些浓厚的药香，吹进对着园子开着的门里来。

那是一间颇幽静的书斋，因为天热，暂时在南窗下摆了一张湘妃竹的凉榻，每天午饭后，我必在那里休息一个时辰。这一天我才从浴室里出来，将凉榻上的竹夫人摆好，正预备要睡。忽见门房的老杨进来说，外面有一位女士要会我，我连忙脱下浴衣，换了一件白色的长衫，外面的人影已渐渐近了，只听那位来客叫道：“露沙在家吗？”这是很熟悉的口腔，我猜是素文，仰头望窗外一张，果然是她。那非常矮小的身段，正从荼靡架下穿过来，不错，我想起来了，我因为要详细知道新近死去的朋友沁珠的往事，而她一向都很清楚她，所以我邀她今天来把这段很富有浪漫

情趣的故事告诉我。

我们是很不拘泥什么的朋友，她一来就看上了我的凉榻，一翻身便睡在上面，同时还叫道：“这天气够多热呀，快些给我一杯冰镇汽水，——如果有冰结林，那就更好了！”我叫张妈从冰箱里拿出两瓶汽水，冰结林却不曾预备，不过我家离宾来香很近，吩咐老杨打了个电话，叫他送来一桶柠檬的，这种安排使得素文格外起劲，她躺在竹榻上微笑着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设备，为了那一段惊人的故事，而且也是很合宜的。”

我们把绿色的窗幔垂了下来，使得屋内的光线，变成非常黯淡，同时喝着冰汽水。在一切都觉得适意了，素文从衣襟里的小袋子内取出一个小小的白色象牙戒指，她一面叹了一口气说：“你别看这件不值什么的小玩具，然而它却曾监禁了一个人的灵魂。——”

我看了这个戒指，忽然一个记忆冲上我的脑海，我惊疑的问道：“素文，我记得沁珠临死的时候，手上还戴着一只戒指，和这个是一色一样的，当时给她穿衣服的人曾经说：她要把这只戒指带到棺材里去，……但是结果怎么样？我因为有事没等她下棺，就先走了，……难道现在的这只戒指，也就是她手上戴的那只吗？”

素文摇头道：“不是那一只，不过它们的来处却是相同的。”我觉得这件事真有些浪漫味道，非常想知道前后的因果，便急急追问素文道：“这是那一位送给沁珠的，怎么你也有一只呢？”

“别焦急，”她说：“我先简单的告诉你，那戒指本来是一对，是她的一个朋友从香港替她寄来的，当时她觉得这只是很有趣的一件玩物，因此便送了我一只，但是以后发生了突然的事变，她那只戒指便立刻改了本来的性质变成富有意义的一个纪念

品了。”

“这真是富有趣味的一段事实，请你把详细的情节仔细告诉我吧！”

“当然，我不是要告诉你，我今天就不必来了；并且我还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不用什么雕饰，她的一生天然是一首悲艳的诗歌。这是一种完美的文艺，——本来我自己想写，不过你知道，最近我的生活太复杂，一天东跑西颠的，简直就没有拿笔的工夫。再者三四天以后，我还想回南边家里看看……”。

“好吧，”我说了：“你就把她的历史从头到尾仔细说给我，当然我要尽我的力量把她写下来。”

于是她开始说了，下面便是她的叙述，我没有加多少删改——的确，素文很善于辞令，而沁珠的这一段过去，真也称得起是一首悲艳的诗歌。

在那年暑假后，学校刚刚开学的一天下午，我从寝室里走了出来，看见新旧同学来了不少，觉得很新鲜有趣味，我便同两个同学，名叫杨秀贞和张淑芳的，三个人一同坐在屏风门后过道上的椅子上，来来往往的，都是些年轻活泼的同学；有的手里拿着墨水瓶，肋上挟着洋纸本子到课堂去的。有的抱着一大堆音乐谱子，向操场那面音乐教室去的。还有几个捧着足球，拿着球拍子，到运动场去的。正在这个时候，从屏门外来了一个面生的新学生，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麻纱短衫，腰间系了一条元色的绸裙，足上白鞋白袜，态度飘洒，丰神秀丽，但是她似乎有些竭力镇静的不自然的表情。她跟着看门的老头徐升急急的往里走，经过我们面前时，她似乎对我们看了一眼，但是我们是三对眼睛将她瞪视着，她立刻现出非常窘迫的神气，并且非常快的掉转身

子，向前去了。

“嘿！你们猜刚走过去的那个新学生，是那一科的？咱们跟着瞧瞧去吧！”秀贞说着就站了起来。

“好，好，”淑芳也很同意的叫着，当然我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我们便追着她到了学监办公处，我们如同把守门户的将军，向门两边一站；那位高身材略有几个麻点的学监，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但是她早已明白这些年青人的好奇心理，所以她并不问我们什么，只向那个新学生一看，然后问道：

“你是来报到的吗？叫什么名字？”

“是的，我叫张沁珠。”

“进那一科的？”

“体育科。”

“你今天就搬进来吗？……行李放在那里？”

“是，我想今天就搬进来，行李先放在号房。”

“你到这边来，把这张单子填起来！”

那个张沁珠应了一声，便向办公桌走去，于是那位学监先生便回过身来，对我们含笑道：“你们来，别在那里白站着看热闹，……张淑芳，你是住在二十五号不是？我记得你们房里有一个空位子？”

“不错，是有一个，那是国文科程煌的位子，她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南去了。”

“那么就叫张沁珠补这个空位子，你们替我带她去，好好的照应她，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你们告诉她，——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了。”学监说完，又转身对张沁珠道：

“你跟她们去吧！”张沁珠答应着退出来，跟着我们上了楼梯，没有走多远，就到了二十五号房的门口。张淑芳把门推开，



让沁珠进去。沁珠看见这屋子是长方形的，两旁整整齐齐摆了四张木床，靠窗户右边那一架空着；其余那三架都铺着一色的白被单，上面放着洋式的大枕头。有的上面绣着英文字，有的是十字布挑成的玫瑰花。

“请坐吧，张姊姊！”淑芳向沁珠招呼，同时又向我说道：“素文，请你下去叫老王到门房把张姊姊的行李送到这里来。”

我便邀着秀贞同去，我们两人一同走，一面谈话，秀贞说：“素文，你觉得张沁珠怎样？”

我说：“长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漂亮，只是她那一对似蹙非蹙的眉毛；和一对好像老含着泪水的眼睛，怪招人喜欢的，是不是？”

“对了！我也是这样说，不过我更爱她的风度，真是有一股俏皮劲。”

我们谈着已来到号房，老王正在那里闭着眼睛打盹呢！我们大声一嚷，把他吓得跳了起来，揉着眼睛问道：“你们找那一位？”

秀贞和我都不禁笑道：“你还在作梦吧；我们找谁！——就是找你！”

老王这时已经认出我们来，说道：“原来是杨小姐和王小姐呵。”

“对了，你把新来张沁珠小姐的行李，扛到楼上二十五号去，快点！”我们交代完，就先跑回来了。不久老王就扛着行李进来了，他累得发喘，沿着褐黑色的两颊流了两道汗水，他将行李放在地上，并将铺盖卷的绳子打开，站起来道：“小姐们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了，你去吧！”秀贞性急的叫着。淑芳含笑点头道：

“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同时叫道：“老王慢着，你把这蚊帐给挂上。”老王爬上床去挂帐子。只见秀贞把鼻子向上耸了耸，两个深黑而活泼的眼球向四围一扫，憨态十分，惹得我们都大笑起来。沁珠走过去握着她的手道：“你真有意思！”淑芳接言道：“张姐姐，你不知道她是我们一级里的有名的小皮猴。”

“别瞎说了！”秀贞叫道：“张姐姐，你不用听淑芳姊的话，她是我们级里出名贤慧的薛宝钗。”

沁珠笑道：“你们竟玩起这一套来，那么谁是林黛玉呢？”

淑芳和秀贞都指着我说：“这不是吗？”我自然给她们一个滑稽的鬼脸看。大家笑着，已把沁珠的东西整理好。于是我们就一同下楼去参观全校的布置，我们先绕着走廊走了一周，那一排的屋子，全是学生自修室和寝室，没有什么看头，出了走廊的小门，便是一块广阔的空场，那里设备着浪木，秋千，篮球架子，和种种的运动器具。在广场的对面就是一间雄伟庄严的大礼堂，四面都装着玻璃窗，由窗子外可以看见里面一排排的椅子和庄严的讲台。再看四面的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哲士的肖像，正中那面悬着一块白地金字的大匾额，写的是：“忠信笃敬”四个隶字；这是本校的校训。穿过礼堂的廊子，另外有一个月亮门，那是通学校园的路，里面砌着三角形的，梅花式的，半月形的种种花池，种着各式的花草，围着学校园有一道很宽的走廊，漆着碧绿的顏色，非常清雅。我们在学校园玩了很久，才去看讲堂，——那位置是在操场的前面，一座新盖的大楼房，上下共分十二个讲堂。我们先到体育科去，后来又去国文科去。它们的形式大约相同。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多耽搁，就离开这里。越过一个空院子，看见一个八角形的门，沿着门攀了碧绿的爬墙虎，我们走进去，只见里面另有一种幽雅清静的趣味。不但花草

长得格外茂盛，还有几十根珍奇的翠竹，原来这是学校特设的病人疗养院。在竹子后面有五间洁净的病房，还有一位神气很和蔼的女看护，沁珠最喜欢这个地方。离竹屏不远还有一座茶藤架。这时，花已开残，只有绿森森的叶子，偶尔还缀着一两朵残花，在花架旁边，放着一张椅子，我们就在这里坐了很久。自然，那时我们比现在更天真。我们谈到鬼，谈到神仙，有时也谈到爱情小说。不过我们都太没有经验，无论谈到那一种问题，都好像云彩走过天空，永远不留什么痕迹，等到我们听见吃饭的钟声响了，才离开这里到饭厅去，那是一间极大的厅堂，在寝室后面。里面摆了五十张八仙桌，每桌上八个人，我们四个人找了靠窗边的桌子坐下，等了一会，又来了四个不很熟识的同学。我们沉默着把饭吃完，便各自分散了。

晚上自修的时间，我去看沁珠，她正在低头默想，桌上放着两封信，一封是寄到她家里去的。还有一封写着：“西安公寓五号伍念秋先生。”

我走进去时，她似乎没有想到，抬头见了我时，她“呵！”了一声，说道：“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学监先生呢！”

我便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听了这话，眼圈有点发红，简直要哭了，我便拉她出来说：“今晚还没有正式上自修课。我们出去走走，没有什么关系。”

她点点头，把信放在抽屉里，便同我出来了；那夜月色很好，天气又不凉不热。我们便信步走到疗养院的小花园里去。景致更比白天好了；清皎的月光，把翠竹的影子照在墙上，那竹影随着夜风轻轻的摆动，使人疑画疑真；至于那些疏疏密密的花草，也依样的被月光映出活泼鲜明的影子，在那园子的地上。

我们坐在白天坐过的那张长椅子上，沁珠像是很不快活，她

默默的望着多星点的苍空，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由得心里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惆怅，后来忽听沁珠低吟道：“东望故园路茫茫！”

“沁珠，你大约是害了思乡病吧？”我禁不住这样问她。她点点头并不回答什么，但是晶莹的泪点从她眼角滚落到衣襟上了。我连忙握住她的手安慰道：“沁珠，你不要想家，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别离，三四个月后就放年假，到那时候你便可以回家快活去了。”

沁珠叹息道：“你不知道我的情形，——我并不是离不开家，不过你知道我的父亲太老了，……在我将要离开他的头一天，我们全聚在我母亲房里谈话，他用悲凉的眼睛望着我叹息道：“我年纪老了，脱下今天的鞋，不知明天还穿得上不?!””的确，我父亲是老了。他已经七十岁，头发全落净，胸前一部二尺长的胡须，完全白了，白得像银子般。我每逢看见他，心里就不免发紧，我知道这可怕的一天，不会很久就必定要来的。但是素文，你应得知道，他是我们家里唯一的光明，倘使有一天这个光明失掉了，我们的家庭便要被黑暗愁苦所包围。……”她说到这里，稍微停了一停！我便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我还有母亲，哥哥，嫂嫂，侄女儿。”

“哥哥多大年纪了？”

“今年三十二岁。”

“那不是已经可以代替你父亲来担负家庭的责任吗?!”

“唉！事实不是那样简单。你猜我母亲今年多大年纪？……我想你一定料不到她今年才四十八岁吧！我父亲比她足足大了二十二岁，这不是相差得太多吗！不过我母亲是续弦，我的嫡母前二十年患肺病死了，她留下了我的哥哥。你知道，世界上

难作的就是继母。虽然我母亲待他也和我一样,但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必然的隔阂,是很难打破的。所以家庭间时常有不可说的暗愁笼罩着。至于嫂嫂呢,关系又更差着一层,所以平常对于我母亲的关切,也只是面子事。有时也有些小冲突,不免使我母亲伤心。不过有父亲周旋其间,同时又有我在身旁,给她些安慰,总算还过得很好。现在呢,我是离她这样远,父亲又是那样大的年纪,真像是将要焚尽的绿蜡……”

沁珠的声音有些哽咽了。她面色惨白,映着那清冷的月光,仿佛一朵经雨的惨白梨花,我由不得将手放在她的肩上,——虽然我个子年龄都还比她小,可是我竟像姊姊般抚慰着她沉默了很久,她又接着说道:

“当时我听了我父亲所说的话,同时又想到家里的情形,我便决意打消到北京来求学的念头。我说:

‘父亲!让我在家伴着你吧;北京我不愿意去了。’父亲听了我的话,虽然他的嘴唇不住的掣动;但他到底镇定了一时的悲感,他含着慈悲的笑容说道:‘唉!珠儿你不要灰心!古人说过:“先意承志,才是大孝。”我一生辛苦读了些书,虽然没得到什么大功名,然也就不容易。现在我老了,很盼望后代子孙中有能继我的遗志的。你哥哥呢,他比你大,又是个男孩,当然我应当厚望他。不过他天生对于学问无缘。——而你虽然是个女孩,难得你自小喜欢读书。而且对于文学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便决心好好的栽培你。去年你中学毕业时,我就想着叫你到北京去升学。而你母亲觉得你太年轻不放心,也就没有提起。现在难得你自己有这个志愿,你想我多么高兴!……至于我虽然老了,但精神还很健旺,一时不会就有什么变故的,你可以放心前去。只要你努力用功,我就喜欢了。’

父亲说了这些话，我也没话可答。只有心下感激老人家对我的仁慈。不过我却掩不住我悲酸的眼泪。父亲似乎不忍心看我，他老人家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看天色，太阳离下山还有些时候，他便转身对我说：‘我今天打算到后山看看，珠儿同我去吧！’

‘怎么又要到后山去吗？’我母亲焦急的说：‘你的身子这两天才健旺些，我瞧还是歇歇吧！不必去了，免得回头心里又不痛快！并且珠儿就要走，她的事情也多。’

‘唉！’我父亲叹息了一声说：‘我正是因为珠儿就要走，所以叫她看看放心，我们去了就来，我决不会不痛快，人生自古谁无死，况且我已经活到七十岁了，还有什么不足？’我父亲说话的时候，两眼射出奕奕的光芒，仿佛已窥到死的神奇了。

我母亲见拦不住他，便默默的扶了我侄女蕙儿，回到自己屋里去了，不用说，她自然又是悄悄的去垂泪。我同父亲上了竹轿，这时太阳已从树梢头移开，西方的山上，横亘着五色的霞彩，美丽娇俏的山花，在残阳影里轻轻的点头。我们两顶竹轿在山腰里停下来，我扶着他向那栽有松柏树的坟园里去，晚凉的微风从花丛里带来了馥郁的野花香，拂着老人胸前那部银须。同时听见松涛激壮的响着，如同海上的悲歌。

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已走近坟园的围墙外了。只见那石门的广额，新刻着几个半红色的隶字：‘张氏佳城’。那正是他老人家的亲笔。我们站在那里，差不多两分钟的光景，我父亲在注视那几个字以后，转身向我说：‘这几个字写得软了，可是我不愿意求别人写；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安安稳稳为自己安排身后事，那种心情是值得珍贵的。——生与死是一个绝大的关头，但能顺从自然，不因生喜，不为死惧，便可算得达人了。

……并且珠儿你看这一带的山势，峰峦幽秀，远远望过去一股氤氲的瑞气，真可算全山最奇特的地方，这便是我百年后的归宿地；……听说石圪已经砌好了，我们过去看看。’

他老人家说着站了起来，我们慢慢的走向石圪边去，只见那圪纵横一丈多，里面全用一色水磨砖砌成的，很整齐，圪前一个石龟，驼着一块一丈高的石碑，只是还不曾刻上碑文。石碑前面安放着石头的长方形的祭桌，和几张圆形的石凳。我父亲坐在正中的那张圆椅上，望着对山沉默无言。我独自又绕着石圪看了一周，心里陡然觉得惊怕起来。仿佛那石圪里有一股幽暗的黑烟浮荡着，许多幽灵都在低低的叹息。——它们藏在生与死的界碑后面，在偷窥那位坐在石凳上，衰迈颤抖的老人的身体，恰像风中的白色曼陀罗花，不久就要低垂着头，和世界的一切分别了。咳！“‘死’是怎样的残苛的名辞呵！”我不禁小声的诅咒着。父亲的眼光射到我这边来。

这时日色渐渐迈过后山的顶峰，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剩下些光影的余辉，淡淡的漾在浅蓝色的天空里，成群的蝙蝠开始飞出屋隙的巢窠，向灰黯色的帷幕下盘旋。分投四野觅食的群鸟，也都回林休息了。山林里的坟园，在这灰暗的光色下，更是鬼影憧憧。我胆怯的扶着父亲，找到歇在山腰的轿夫，一同乘轿回来。

第二天早晨，我便同我父亲的学生伍念秋结伴坐火车走了。可是深镂心头种种的伤痕，至今不能平复。今夜写完家信，我想家的心更切了，唉！素文！人生真太没意思呵！”

我听了沁珠的一段悲凉的述说，当然是同情她，不过！露沙！你知道我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我的家乡远在贵州，虽然父母都没有了，可是还有一个比我小的弟弟，现在正不知道怎样？

我想到这里，眼泪也不由流了下来。我同沁珠互相倚靠着哭了一场，那时夜色已深，月影已到中天了。同学们早已睡熟，我们两人有些胆怯，才穿过幽深的树影，回到寝室去。——这便是我同沁珠订交的起头。



## 二

在学校开学一个月以后，我同沁珠的交情也更深切了。她近来似乎已经习惯了学校的生活，想家的情感似乎也淡些。我同她虽不同科；但是我们的教室，是在一层楼上，所以我们很有亲近的机会。每逢下课后，我们便在教室外面的宽大的走廊上散步，或者唱歌。

素文说到这里，恰好宾来香的伙计送冰结林来，于是我们便围在圆形的小藤桌旁，尽量的吃起来。素文一连吃了三碗，她才笑着叫道：“好，这才舒服啦！咱们坐下慢慢的再谈。”我们在藤椅上坐下，于是她继续着说道：——

露沙！的确，学校的生活，实在是富有生机的，当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真感到过去的甜蜜。我记得每天早晨，那个老听差的敲着有规律的起身钟时，每个寝室里便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来。有的伸懒腰打哈欠，有的叫道：“某人昨晚我梦见我妈妈了，她给我做了一件极漂亮的大衣！”有的说：“我昨夜听见某人在梦里说情话。”于是同寝室的人都问她说什么？那个人便高声唱道：“哥哥我爱你！”这一来哄然的笑声，冲破了一切。便连窗前柳树上麻雀的叫嚣声也都压下